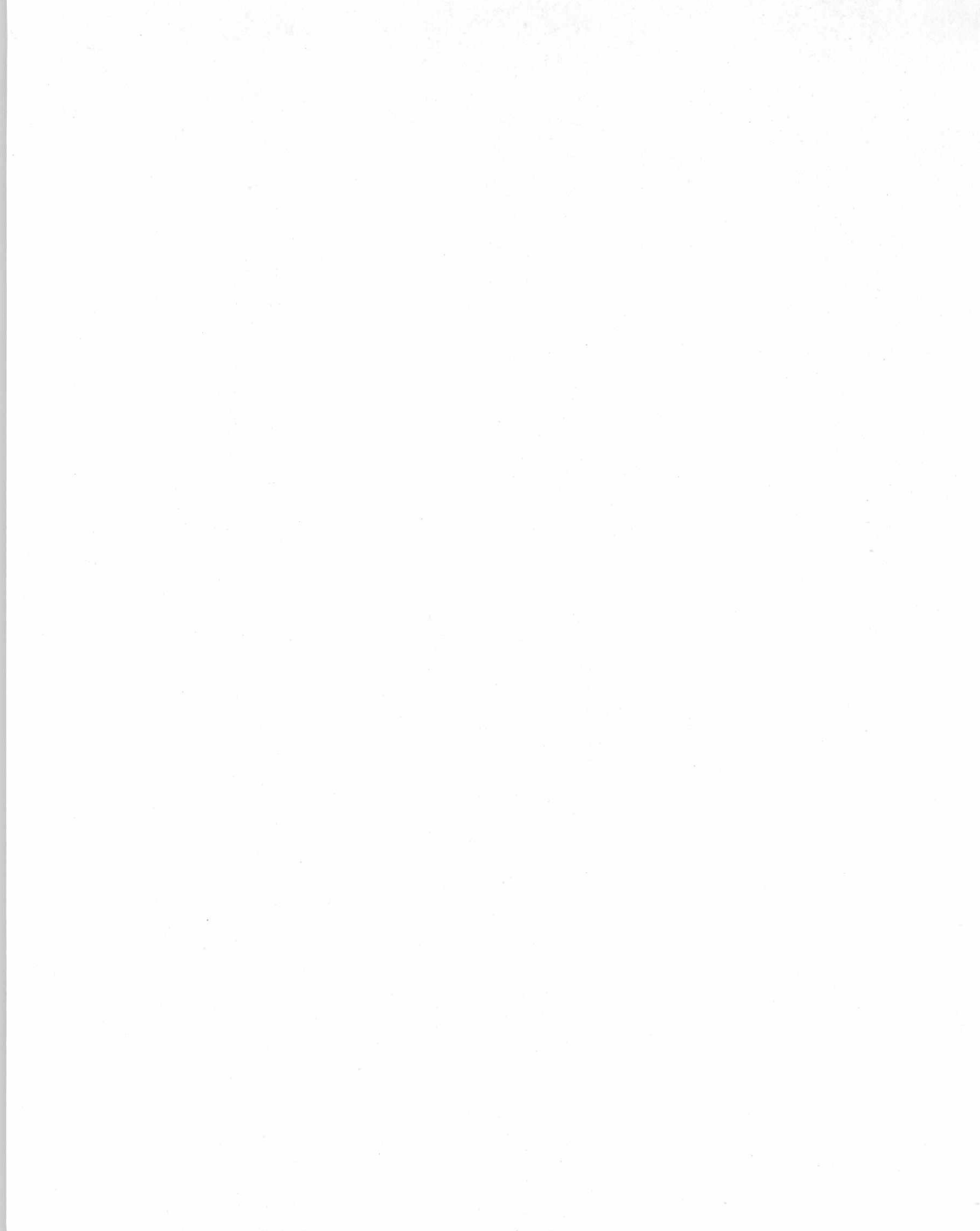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到北戴河作讲座后游山海关



“消极”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

在福州“1+1读书俱乐部”刘良华
《教育自传》月谈会上的发言

请大家允许我插个话。刚才听博友们的发言，想着这些年我在学校的所见所闻，同时也想着自己的生活，我突然意识到——我要把这句话强调一下——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对一切事物的消极心理。这种消极已经进驻了我们的灵魂，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。我们经常会情不自禁、甚至无法克制地以这样的方式处人、处事、处己，却不自知！

你看，我们作为教师，何曾能够由衷地、无条件地、不假思索地去爱一个孩子，去爱每一个孩子，无条件地肯



定一个孩子来到这世界上一定有他的神圣的、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理由，每一个孩子都有任何人无法代替的独特性、唯一性，任何一个孩子都是他自己的最爱，这种最爱也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理解？我们太习惯用分等的方式去看待人了，也太习惯用贬低人、批评人、歧视人的方式去“教育”学生了，在座的各位老师谁不曾受过这样的教育，又有谁未曾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过自己的学生？刚才李老师说军训时，一个女生肚子疼得脸色苍白，直冒虚汗，动弹不得，她的年段长看了又看，却说是不是孩子在装病？陈老师说和她配班的老教师在班上对学生一口一个：“这样的问题你也不懂，怪不得你只配考到这样的学校！”这样否定人、打击人的例子在学校真是司空见惯，举不胜举，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太喜欢自己的“坏心眼”了，也太习惯于用“坏心眼”去对待自己的工作了。这种“坏”早已成为一种习惯而从未为我们所自觉意识到，它的摧毁性就更加可怕。当我们自然而然地以否定的、贬斥的、不信任的心理看待学生以及其他一切人与事时，你还真难以对自己“自然而然”该当如此的言行作出自我怀疑的评价，很多时候甚至还会为自己“发现”了学生的这些“装病”和“只配”等等问题而洋洋得意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“肯定、尊重、理解、激励和赞美”呢，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样的理念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？

说到这一点，我也深感惭愧。今天中午和海滨、“白水”他们一起吃饭，我一看到“白水”，看她人很瘦却穿着短裤，显得更瘦了，我马上就说出了自己自以为是的感受，真要命



啊，这也说明当我现在说这些话时，我也是说给自己听的，我实在也有很多值得反省的地方。我们看人瘦不顺眼，看人胖不顺眼，看人丑不顺眼，看人漂亮不顺眼，看人聪明不顺眼，看人笨也不顺眼，总之，几乎处处不顺眼，几乎处处都是以自己极为荒谬的评价标准为准绳——而且时常一看首先映呈出的就是自己的“坏心肠”。——比如，我们看见一老先生娶了比他年轻很多的女子，马上想到什么，婚姻不会长久，女的一定图谋钱财，老头子肯定疯了，等等，实在很难想到对人的理解与祝福啊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消极心理？在这样的负面文化之中生活与成长起来的人怎么能活得舒展自信，为自己而活，活得像自己？

我说的第二点就是，这种的“消极”也是我们对待自己的最主要的方式。我们这个社会很少有信心满满的人，刘翔算是一个，我把他看作是真正的新文化的代表。钱理群先生曾说过，今天就是在北大也难以找到几个狂妄自大的人了。我们爱说的是，“低调”，“枪打出头鸟”，“夹紧尾巴做人”，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几乎人人自卑，人人都习惯了怀疑自己，习惯了一下子就做“最坏的打算”，习惯了一眼就看到“阴暗的部分”。刚才我提醒各位博友，对自己的文章不要说“随便抄几个例子”，其实你是经过认真思考的，我们不要“过于喜欢”这样的“自我贬低”。我说要是刘良华博士说到自己，一定是“我经过深思熟虑，最后决定选择这几个例子”，你在他的博客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表达，他自信、尊重自己的工作，我喜欢他所下的断制，甚至也喜欢他的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。有智

在教育中最令人厌恶同时一定会诱发人与人相互仇恨的，大概就是各种形式不断翻新的压迫。这是教育最严重的弊端，它对人的善性、梦想、创造力都具有影响极为深远、毁灭性的打击力量。这是权力体制下愈来愈深重的病毒。在这种以压迫为能事的体制之中，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忠诚，也不可能有人人的尊严与平等，同时从根本上我们也不能相信在压抑、扭曲的氛围中还能存在着真正的对话。没有对话，就没有教育的开始。

《教育的十字路口》



慧有勇气的人，才能有属于他的富有魅力的“偏执”，这是这个人的可爱之处。今天，我们谈论他的“教育自传”，我看重他的自我认同，有了这样的自我认同，你才能直面人生，直面教育，也才能敢于反思自己，反思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，你看他笔下的至亲至爱多么活灵活现，有时甚至是那样的“丑而可爱”。可惜这样的学者真是少而又少。

我也是经常这样反思自己的。我觉得自己虽然基本上走出了自卑的洞穴，但是仍然时不时的以一种消极的暗示左右着生活。怎么说呢，我们本来都可以生活得更好一点，更阳光一点，但是在行动之前，我们太容易想到失败，想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了。这样的“消极文化”，使我们极易妥协、气馁，极易沮丧、怨恨，极易退缩、丧失活力和主动性，所以我们常常是想得太多，“傻劲”却太少，太关注结果却无法享受过程、肯定过程本身对生命的意义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变得既自卑又功利的。

我是这样想问题的，先不要把什么事一想就想到孔子那里去，想到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去，想到体制上去；我们还是先想想自己，就个体生命而言，最大的责任还是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时时提醒自己，克制自己，改变自己的否定性思维，让我们一点一滴地变得阳光一点，积极一点，主动一点，努力着慢慢地使自己成为建设性文化的一部分，成为赞美文化的一部分。

2007年10月6日



教育的勇气

在“生命化教育”12人研究小组五年聚会时的发言

今天的教育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我们能做的也许不是对教育的想象，而是只能提醒自己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现实，不是我们只配这样的生存，而是我们“恰好”掉到这样的历史缝隙，有时能够探讨的不是它的未来和进路，只能是在这样的“洞穴”中怎么生活。每个人生命都是一个限度，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一种命运，每个人都无法跳过你只能面对的限制，每个人的“过活”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生存图像，每个人最终是为自己活着的，怎么活最终也都成



为了你自己。

当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，我可以阅读、发呆、信手写作，我几乎还可以“忘却”，但是一走到学校的现场，这种放松感和舒适感便完全丧失了。比如上星期到了几所学校，听课，调查，对话，我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焦灼——学校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检查，校长焦躁不安，教师全体行动，每周都有“应查”总动员。有位校长告诉我，他统计了一下，一年之中各种检查、汇报和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总共有 293 次之多。有时我会感慨，今天的校长好像专门准备着开会和布置任务的。还有一位校长告诉我，开学一个多月，

根本就没办法进教室，开会、应查，各种各样的工作协调没有间断过，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出了问题，为什么就成了“开会主义者”、“事务主义者”，还谈什么苏霍姆林斯基？他说上个学期为了“双高普九”，终于累倒住

进了医院，躺在病床上真的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。但是这样的痛苦不仅曾经存在，今天依然存在，明天还将继续存在。

现在我们普遍揪心的就是，何时才能看到教育真正的曙光，教育何时才能够走到教育所应当走的正道上？可是谁又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？也许我们只能说，

无题（一）

半睡半醒中
我意识到
对生活所有的不放心
都随着年龄
变得越来越淡。
下午我走到温泉公园，
看着榕树，
想一想晚上要写的文字，
心就变得很暖和。

我们期待着社会的渐进渐变，也期待着教育的渐进渐变，我们的生命便在这样的期待和残酷的应对中也渐进渐变——很多人是更老更不抱希望了。现在我不得不说，我越来越理解教师的生存状态，精神状态，以前到学校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可能更多的是难过甚至会有些生气，怎么活成这样啊，现在却想着不这样还能怎么样，心里满是悲情。并不是谁愿意自己灰头土脸，丧失热情的，更值得审问的确实是今天我们生存的“背景”，掌控着我们的可怕力量。觉醒者、挣脱者肯定少，觉醒者同时又是挣脱者则是少而又少。哈，我甚至怀疑有这样真正挣脱的人吗？有一次和钱理群老师通电话，我说我又回到对鲁迅“铁屋意象”的思考了，是不是“觉醒过后会更为痛苦”？或者觉醒之后要么离开要么精神特别地撕裂、孤独，人生更为失败？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得到调适，生命变得更为平衡、圆融，人人都希望健康、安宁、平和、丰富、舒适、有归属感、以工作为荣、以工作为自己的人生愿景，可是，这其实多难啊！焦虑、痛苦、内疚、虚无好像要压倒了我们。每次走进学校，我也需要调整自己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教育之中，只是在学校与不在学校，确实又不大相同。有时你是





目击者，你的眼睛就是精神照相机，你就是中国教育痛苦历史的一部分——这样你也许才能更多地想到你能为这样的存在做些什么，你在痛苦之后，才能更有勇气，更顽强，你才知道对这所有的一切你也是一个责任人。

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前年突然异想天开，把孩子送回老家的乡下中学读高中，说是需要让他变得更能吃苦更坚强，但是一个学期之后，孩子几乎垮了，疯了，不仅无法适应学校的“生活”，而且对所谓的“学习”也完全丧失了信心。你说要适应还真是难呢，每天早上六点之前起床，学校的早读是六点四十分，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与“休息”，晚上的“晚自修”要到十点半，然后回家继续做作业到十二点多，一周就星期天“放假”半天。我的同学还疑惑怎么乡下的孩子都能适应，我说乡下孩子是否适应我们先不要臆断，但至少他们是“训练有素”了，早早就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了。今天这样的“生活”是不是已经成了学生主要的存在状态？有哪个部门检查过他们的睡眠时间？我女儿也曾告诉我，读初一时，伏在桌子上往往睡不着，初二时伏着一会儿就睡着了，到了初三则是一伏下来马上就睡着了。一个儿童睡眠严重不足的民族有多么可悲！我们难道真的有勇气直面它吗？今天应试教育的灾难不仅仍在继续加深，而且已经越来越理直气壮，成为荣耀，成为政绩，成为赢利的工具。普遍的痛苦遮蔽了每个人的痛苦，普遍的痛苦在无法审问的情形下，个人的痛苦更没有人“凝视”和问询了。我们不相信泪水，不相信未来，不相信人的肉



体和精神的需求，我们也不关心如何才能疗救、减弱痛苦，更不关心哪怕一小步但有耐心的变革终将有它的意义。在分数才是硬道理的情形下，几乎要把所有的初高中都变成考试集中营，变成精神废品的加工场，还扬扬自得以为耻。你可能会觉得我说得过于沉重，而我却觉得自己实在无法说出教育真正的灾难，无法说出孩子心中的悲哀和无数教师的痛苦与绝望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个人安稳和富足的生活，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考虑与追求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对自己孩子的“受活”状态一无所知，麻木不仁，甚至火上浇油啊！

最后我要说的是，我们要反抗历史决定论，要反抗价值虚无主义——我们要努力回到生命当有的更坚韧的立场，回到作为个人的承担——观察、记录、思考、对话、写作，努力做一个行动者，我说的是，对生命的广阔与精微能有更多的了解，努力培植自己更丰富的教育智慧，努力不使自己变得迟钝、衰竭、愚蠢、丧失热情，努力从自己具体的工作中生发更多的生命热度与温情，相信自己就是相信灵魂未死的价值，哪怕一点一滴，不是“逃向苍天”，而是回到尘土既受苦又痴迷于自己笨拙的努力。

我们这个 12 人的研究小组，不知不觉之间也走过了四个年头，现在正迈向第五年。五年时间，我们为什么而努力，我们生活的变化到底有什么样的教育意味——从林高明家龙眼树下的生命化教育思考开始，我们还记得 2003 年 8 月 15 日那个夜晚的星光、蝉声、水声、田野的气息和戴燕燕的歌声，时间拉开了一个小小的富有

从 1997 年开始，我常常在各类教育集会上，开讲有关教育中人文精神的话题。每次讲课我都会留一些时间请听讲者提问参与讨论。有时会收到教师这样的字条：你的讲座似乎首先要让我们的教育局长以及相关的领导听一听，否则，我们这些砧板上的肉也只能对学生“不再宽容”！

《教育的十字路口》



启示性的长度，我们再一次回到对自己生命的思考，我们也回到了明天一个新出发点上——这一切恰好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

2007年10月



不要偷走孩子的梦想

在福州格致中学鼓山
校区论坛上的发言

为了今天这十多分钟的发言，我昨天特地来听了两节课，我希望自己能有一点与课堂相融、与学生真正相见了的感觉，哪怕这样的“前期准备”不大靠得住，但也比毫无准备要好。

听完课，又与几位老师作了交流，但我还是一直想着今天来到学校能与各位谈些什么，其实我想不出头绪，甚至有点焦虑。刚才坐林晓枫副校长的车过来，快到学校时，她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我的孩子长得像谁？我说要论长相，那可能



比较像我太太；如果论智力，则不太好说，孩子在写作方面颇有自己的天分，熟悉我的人都以为我起了“关键作用”，其实我太太也是学中文的。这

个随口一问的话题只要稍微深究一下，就会带出也许能够称之为“命运”的、比较让人有悲怀的东西来。

你看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给定的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比如说，你生在什么国家，生在什么年代，生在什么地域，生在什么家庭，父母的文化状况、财富状况、健康状况，等等，这些问题都很要命，有时候可以这样说，某些一次性给定的东西比你一生的努力还要重要。你看，有位美国传记作家写姚明，说姚明生下来无论叫什么，他都要注定成为明星的，因为姚明的父母当时已经是上海最高的男人和女人，他们的结合肯定要创造“奇迹”。像我这样，像在座的林斯坦老师、郑勇老师、王森校长这样，我们也可以在父母身上找到一种决定性的力量，我们都必须去面对一辈子作为矮个子这样的处境，好在我们在智力方向的发展目前看来还算不错。我谈这个话题，说的也就是，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时，从他身上其实可以看到一种来自命运的很震慑人的、也令人畏惧的力量，所以我们能做的首先只能是顺从自然，敬畏生命。每个人都是如此的不同，很多时候，让人很容易就生出一种生命的悲情。



刚才论坛刚开始时，语文老师在做《项链》的教学分析，我一边听一边想着自己对《项链》的阅读，说实在的震慑我的恰恰就是涵泳在文字背后的命运感。我们对《项链》作了太多的阶级分析，比如小市民或者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啊，上流社会的虚伪啊，等等。有些错误可能是偶然的，但却改变了你的一生，有些错误可能是注定要发生的，你不是犯这个错，就可能犯那个错，冥冥之中是不是命运的某种安排？说实在的，我对玛蒂尔德真的充满了同情，同时很容易从她的境遇看到属于每个人的同样令人畏惧，却又各不相同的命运，我们的教学能不能先抛开“庸俗的辩证法”，让学生直面文本、直面人生，形成自己的感悟与体验呢？

我们还可以继续想一想所谓的“具体的人”，他总是生活在具体的处境之中，这样的处境很可能会左右着他很多方面的发展。比如，我看着自己的孩子，就经常想，我能要求孩子什么呢？当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，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他注定是要受苦受难的。我时常会对孩子说，你要吃好一点，吃饱一点，你有时间要多睡一点，这样你才可能和应试教育作长期的斗争。但是斗完了又怎样呢？上了大学后又怎么样呢？毕业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仔细想一想，感觉真的像德国思想家朋霍费尔说的，“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你的命”。所以当我想到这些问题以后，对孩子的学业经常是心肠很软。在我们生命化

在福州格致中学
鼓山校区与教师
对话

老师对话

学鼓山校区“1+1”读书俱乐部月读会





教育理念中，就认为教育应该是母性的，她饱含着同情与理解。这样的观念和很多学校的管理、老师的认识是有冲突的。我们老师时常说的是，你的成绩不理想一定就是你自身不努力，但是我们仔细想想，很多孩子一天就只能睡五六个小时，睡眠状况之差，旷古未闻，说得更严重点是惨绝人寰。但是，只要他成绩不好，我们依旧要说他不用功，也不管对有些学生而言成绩很可能根本就无法提高。

对很多学生而言，其实有不少的东西是给定的了，很难说他能有多大的腾挪空间。如果我们都只能给他一条应试的窄道，大概他的梦想就会被剥夺。在今天这个时代保留梦想是非常困难的事。我昨天听了两节课，一节是心理健康，一节是历史。我听完后也颇多感慨，两位老师年轻漂亮，在课堂上的状态都非常好，但是我和一起听课的几位老师都觉得孩子在课堂上真的有点笨。怎么说呢？孩子

在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与教师对话

在课堂主要的也就是具备了一些答题能力，基本上只会按照给定的要求顺着去思考，而这样的学习方式其实由来已久，久习成性，你说孩子还能有什么“独特的思维能力”，做发散性的思考？所谓的自主学习又能从何处说起呢？到高中听课，我真的更深地体察到了应试教育对想



无题（二）

你必须继续，你注视、承受，
继续参与的生活，
是你的生活，你的倾听
在一滴雨之外，
在钟声照料下的教室，
你看到走廊的尽头，
自己的面容
很淡，也很平静，
现在是下午的第一课时。

无题（三）

我愿意说出的是
夸大之辞，
我夸大了自己仿佛来自
前世的坚强，
我说的前世，
总是就在身体的后面，
一天一天的潜入
你不知道还能从
另外的一天活下来
没有失去惊喜的能力，
喉管中发出的不是
零度的声音，
你的警惕也仍然恰当。

